

教育革命好得很

——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一点体会

历史系 73 级学员

五十年前，正当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头子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站在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它横加指责，大泼冷水，刮起一阵“糟得很”的黑风。他们恶毒地攻击和污蔑农民的革命造反行动“太过分了”，革命农民是所谓“痞子”，农民运动是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等等，妄图把方兴未艾的农民运动这个革命的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里。为了回击机会主义的种种奇谈怪论，毛主席于一九二七年初亲自回到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等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毛主席满腔热情地歌颂和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赞扬农村中苦战奋斗的贫农是“革命先锋”，肯定农民的造反举动“是非常之需要的”，表彰农民运动成就了“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所谓“糟得很”的论调，“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

时间虽然过去了五十年，但是，这种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拼命维护和保存旧秩序，反对建设新秩序的所谓“糟得很”的论调并没有绝种；毛主席对这种反革命理论的针锋相对、切中要害的深刻批判，对于我们当前正在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也仍然具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

去年夏秋之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首先在教育界刮起一股翻案风。他们制造和散布种种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恶毒地攻击和污蔑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否定和歪曲教育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开门办学“不讲学文化”，是“实践——实践——实践”，现在的工农兵大学生“质量低”，“到处不受欢迎”等等。因此，教育革命简直是“糟得很”。很明显，他们的罪恶企图，是想从否定和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入手，进而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指出：对于革命的群众运动，“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两种议论。”归根到底，这是由人们的不同阶级立场决定的。对于今天的教育革命和教育战线上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工人阶级领导学校，工农兵“上、管、改”，开门办学，社来社去等等，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为“好得很”，因为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和茁壮成长，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有利于改变过去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

工具。一句话，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但是，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走资派却得出与我们完全相反的看法和议论，认为这是“糟得很”；其所以“糟”，主要是因为教育革命和教育战线上出现的这些新生事物摧毁了他们拚命维护和企图保存的封资修的教育制度，“搅动了”他们妄图首先在教育界搞复辟倒退、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美梦”。这就充分地暴露了他们的地主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反动本质，暴露了他们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

教育革命究竟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无数的事实已经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我们年级工农兵学员的健康成长和切身体会，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我们年级的三十名工农兵学员，来自各条战线。入校近三年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在校、系党委的领导下，通过开展教育革命，搞开门办学，使我们在政治上普遍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进一步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业务上，培养了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得了丰富的阶级斗争知识和必要的有用的书本知识。几年来，我们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传》等运动中，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欢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到林贼的老家进行了社会调查，写了《林彪罪恶家史》和《林氏家谱批注》，为全国人民批林批孔提供了材料，受到了领导和广大群众的重视和好评。我们还参加了法家人物曹操、诸葛亮、王夫之的著作注释工作和评法批儒工作。在这些工作中，我们既学到了阶级斗争知识，又学到了许多业务知识，不但学会了训诂，使用工具书，而且还学会了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批判所谓“英雄创造历史”、“让步政策论”等唯心史观。几年来，我们还结合现实斗争，为工厂农村举办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学习班十期，培养工农兵理论骨干达七百余人，到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商店等单位进行了各种类型的宣讲、辅导一百四十多场。我们还编写和整理了各种文章、小册子、调查报告、座谈纪要等，在报刊上发表的就有三十七篇，发挥了文科的战斗作用。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是我们知识的最丰富的源泉，工农兵群众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工农兵大学生无论是政治质量还是业务质量，都是文化大革命前旧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根本不可比拟的。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教育要革命”的指示，改革了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坚持了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拔学生，实行了开门办学，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果。对于那种污蔑教育革命“糟得很”的奇谈怪论，我们的坚定回答是：教育革命的方向完全正确，教育革命好得很。谁想要否定教育革命，把学校重新“扭”回到十七年修正主义的斜路上去，我们就坚决地同他斗争到底！

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那些“糟得很”的叫嚣者正是这样。他们看不到新生事物的本质和主流，而抓住某些非本质非主流的枝枝节节，把教育革命等新生事物攻击得一无是处。他们的目的，是妄图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这一新生事物，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污蔑“工农兵学员到处不受欢迎”，叫嚷“要挑中学生好

的直接上大学”，这分明是要把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工农兵赶出学校大门，把学校变成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温床；他们诽谤走《五·七指示》的道路、实行开门办学是“不讲学文化”，是“实践——实践——实践”，这分明是要把我们同工农兵、同三大革命斗争实践隔绝开来，走闭门修养的老路。他们叫嚷要让“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学校，这分明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教授治校”等右派言论的老调重弹，是妄图把工人阶级赶出学校大门，夺走学校领导权，让资产阶级重新专无产阶级的政，其用心何其毒也！

“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新事物必然要代替旧事物，这是一条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对于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中出现的“礼崩乐坏”的局面，惶惶然不可终日，甚至连喝酒的杯子不象老祖宗的时候那样制出棱角，也要骂一句：“酒杯，酒杯，不象酒杯”。今天，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也象孔老二一样，也象当年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样，对于革命的新生事物总是看着不顺眼，想着不顺心，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总觉得什么事情都是老祖宗的好；要改变老祖宗的陈规旧矩，就是“今不如昔”，就是“糟得很”，就要拚死地加以反对和扼杀。但是，“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孔老二这条丧家犬没有能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陈独秀之流也终于被革命群众运动的洪流冲刷掉，今天，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决不会有好下场！

（上接 38 页）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历史舞台，夺回了教育部门的领导权，学校面貌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教育战线涌现出大量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者又搬出刘少奇一伙曾经使用过的那一套卑劣手法，妄图扼杀这些新生事物，使学校重新回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因此，一场教育革命的大辩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场大辩论，是教育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斗争的继续。斗争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里谁专谁的政的问题。在这场大辩论中，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及教育革命的论述，认真总结教育革命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力扶植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夺取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胜利。

（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二期）